

呐喊

NA HAN

鲁迅 著



呐喊

NA HAN

鲁迅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呐喊 / 鲁迅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亲近经典·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594-0282-0

I. ①呐… II. ①鲁… III. ①鲁迅小说—小说集
IV. ①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407号

呐 喊

原 著 鲁 迅

出 版 人 黄小初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广东盈润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x 1092 mm 1/16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0282-0

定 价 2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亲近经典丛书编委

总顾问

王蒙

总主编

朱永新 聂震宁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帆 王逢振 叶廷芳 白烨 朱永新 刘文飞
李文俊 吴文智 汪正球 陈众议 柳鸣九 聂震宁
倪培耕 徐公持 徐雁 郭宏安 黄国荣 熊江平

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常务理事，《钟山》杂志特聘副主编，《文学评论》丛刊副主编。

王逢振：长期从事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国际美国研究会（IASA）常务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和英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叶廷芳：诗人，作家。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研究员。

白烨：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刘文飞：主要学术专长是俄语文学，现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现任外国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研究室副主任。2014年9月6日，获得第二届“阅读俄罗斯”奖。

李文俊：著名翻译家。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助理编辑、编辑、主编、副编审、编审。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

吴文智：原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医学信息室主任，长期从事医学信息研究、外语翻译研究。现担任《江苏外语教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翻译协会理事，江苏省翻译协会秘书长。

汪正球：现任韬奋书局总经理。翻译出版过《饶舌录》《禅海珍言》《禅诗三百首》《阴阳师》等十五种图书及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中短篇若干。

陈众议：主要学术专长是西班牙语文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柳鸣九：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

倪培耕：诗学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印度文学的研究，尤擅研究泰戈尔。

徐公持：曾任古典文学权威刊物《文学遗产》主编二十年。主攻先秦至隋文学研究，兼及学术史研究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顾问。

徐雁：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兼任国家教育部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暨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等。

郭宏安：曾任新华通讯社对外部翻译。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

黄国荣：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现任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影视代表作品有《兵谣》《沙场点兵》等。

熊江平：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曾主持或参加人教社多套初中、高中、中师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

总序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提倡读书的各种活动正在越来越受到重视。显然，我们追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所企盼的全面小康，离不开文明，离不开阅读，离不开民智的开发与愚昧的消除。毛主席讲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将会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邓小平讲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里包含着对于先进文化的追求。文化自信则是所有自信中最根本的自信。阅读的提倡，是“中国梦”的题中必有之义。

早在二十年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就提出，我国需要脱贫，同时需要脱愚。

脱愚需要多方面下手，其中不能无视的一条就是读书。因为书是文化的载体，是思维的荟萃，是智慧与品德的结晶，是精神遗产的大成，是人类发展自身的精神品质精神能力，提高自身精神境界，改善自身精神面貌的必由之路。当然，仅仅读书是不够的，人需要总结实践经验，需要融会贯通，需要实事求是，需要通情达理，需要以世界为师，以自然为师，以人民为师。同时，你仍然找不到比读书更重要更切近更普及的走上智慧与文明的人口。

我常常被青年人问及有意欲向他们推荐的书目。尤其在这个信

息爆炸，新媒体正在便捷舒适轻松海量、平面地与碎片化地整日提供真伪莫辨、优劣难分的年代，在人们日益以浏览手机屏幕代替郑重阅读，在涌现出大量人云亦云的“万事通”的年代，我们更要回归经典，补上经典，补上那些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的考验，确已证明了它的价值与不朽的经典书籍。

太好了，出色的教育家朱永新先生与优秀的作家、出版家聂震宁先生挑起了为青年造福、为阅读烛照、为未来奠基的大梁。他们策划的书目，繁简合度，雅俗适当，中外兼顾，古今通达，而且本本都是久经考验、充实精到的上品，是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花朵与骄傲。它们首先是适合青年人阅读，同时也适合全民提高上进。有这样一个书单和没有这样一个书单，显示了知性的程度；出这样一批书与不出这样一批书，显示了出版的眼光；读还是没有读过这样的书目，也标志了国人阅读与文明的水平。正像我提出过“吐槽”《红楼梦》是中国的“网耻”一样，朱、聂二位的贡献则是中国文化建设不可不书的一笔。我为之欢呼，我为之推荐，首先我自己也要从中补课！岂止要亲近经典，更要通经用典，呈现一个更文明更智慧更有魅力的伟大中华！

王蒙

2017年5月6日于北京

前 言

亲爱的小读者，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对这套书的喜爱和支持。希望你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体验到阅读的乐趣，从而激发你们对文学的兴趣，培养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希望你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已经走过了十一年的历程。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青少年的阅读（尤其是中小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全民阅读能否取得好的成效，首先在于读什么样的书；而对于青少年，读什么样的书更是影响他们成长的根本问题。为此，我们从青少年阅读实际出发，结合教育部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主编了这套“亲近经典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书能给青少年朋友们，以及中小学老师、广大学生家长在阅读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

本丛书称为“亲近经典”，意在拉近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与广大青少年读者的距离，激发青少年的阅读乐趣与热情，让读者对经典不是敬而远之，更不是束之高阁，而是敬而亲之、亲而读之，让经典图书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好朋友，一生的好伙伴。

青少年阅读的关键是提升阅读品质，提升阅读品质的关键是多读经典作品。经典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积淀，阅读经典作品是提升阅读品质的必由之路。《隋书·经籍志》说，经典是“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可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对于每一位读者朋友而言，虽然并不能

从每一部经典作品中都能获得如此深邃宏阔的效果，然而，与许多经典作品亲近相伴，总会有心灵震撼、学识增添、视野开阔、思维深化的感受，阅读品质必定提升，阅读效果必定丰厚，人生成长将获得无尽的文化滋养和智慧之光。

本丛书由著名作家王蒙担任总顾问并撰写总序。主编者会同陈众议、徐公持、倪培耕等文学界、教育界和翻译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反复研讨筛选书目。我们力求中外兼顾、古今通达、繁简合度、雅俗适当。所选书目都应当是历史长河检验过的人类智慧的结晶，本本都是经典。

译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外国名著译本质量的优劣。我们高度重视本丛书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质量，入选外国名著的翻译均为我国从事相关文学研究的权威专家。如《小王子》即由获得中国社科院终身荣誉称号的法语翻译权威柳鸣九先生翻译，《泰戈尔诗选》由著名作家冰心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著名俄语翻译家吴兴勇先生翻译。总之，每部汉译外国名著，都是权威翻译家的心血之作，足以让读者朋友深刻体会到经典作品的思想真意和文学之美。

朱永新 聂震宁

2017年5月16日

目 录

自序	001
狂人日记	007
孔乙己	017
药	022
明天	030
一件小事	037
头发的故事	039
风波	044
故乡	052
阿Q正传	061
端午节	098
白光	106
兔和猫	111
鸭的喜剧	116
社戏	120

自序^①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心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②，……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③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

^①本篇曾发表于1923年8月21日北京《晨报·文学旬刊》。

^②平地木：即紫金牛，常绿小灌木，根皮可入药。

^③到N进K学堂：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至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初毕业后，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

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①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③，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④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⑤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⑥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

^①伊：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当时还未使用“她”字。

^②学洋务：清朝末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推行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维护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举办一些军事工业和其他工矿企业，并设立学习相关知识的学堂。这里说的“学洋务”，是指在这类学堂里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

^③格致：格物致知的简称，《礼记·大学》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话。格是推究的意思。清末曾用“格致”统称物理、化学等学科。鲁迅在矿路学堂读书时的格致学指物理科。

^④《全体新论》：关于生理学的书，英国合信著，清末译成中文，1851年出版，广东金利埠惠爱医局石印。《化学卫生论》，关于营养学的书，英国真司腾著，清末译成中文，1879年出版，上海广学会刻本。

^⑤日本维新：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1868—1912）的维新运动。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学者，曾大量输入和讲授西方医学，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积极主张革新，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的影响。

^⑥医学专门学校：指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作者于1904年至1906年曾在这里学习医学。

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①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②，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

^① 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同沙皇俄国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② 指许寿裳、袁文蔚、周作人等。袁文蔚随后转往英国留学，只剩鲁迅、许寿裳、周作人三人。

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①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②。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③，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

^①S会馆：指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原为山阴、会稽两县的会馆，称山会馆；1912年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改称绍兴会馆。作者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在这里居住。

^②钞古碑：作者寓居绍兴会馆时，在教育部任职，常于公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有《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名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

^③金心异：指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08年他在日本东京和作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曾是《新青年》编者之一。1919年3月，复古派文人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题名《荆生》的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名“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①，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① 《新青年》：“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底迁至北京。从1918年1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1922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狂人日记^①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②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首次采用“鲁迅”这一笔名。作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本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②候补：清代官制，只有官衔而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①，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

^①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里比喻中国封建统治的长久历史。